

一缕思绪与秋语

赵海洋

馨香一瓣

季节一下迈入秋的门楣,心顿然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觉,不能释怀。这份思绪,我也不能说得明白。或许是秋风扫过,秋叶多了一份沉淀与厚重。又或是渐渐转凉的天气,带着一丝丝的萧瑟。茫茫然的回首间,飘转的落叶,于无声处,述说着生命的轮回与变迁。

“始惊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彩朝还冷,云峰晚更奇。垄香禾半熟,园迥草微衰。幸好清光里,安仁谏起悲。”

诗僧齐己的《新秋》,带着达观与禅意。明明白白地在告诉我,在这清净的时光里,要保持一颗安心之心,不要心起伤悲。又怎么能不起伤悲呢?这个夏天,洪水肆虐,风雨飘摇,弥漫成全民的张皇。常于无声处叹息,命运多舛,时运维艰。

推开夜的心扉,微风拂过枝头,一弯新月如钩。秋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立秋。站在秋的门楣上,思绪竟是满怀。生命中的又一个夏天远去,人生中的又一个秋天走来。季节于悄无声息中翻开篇章,不啻不顾地向前。

“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风。”在这个夏秋交错的日子里,似乎应该有一个仪式,送给过往,也送给未来,即便是欢呼,抑或悲悯,都是一种怀念。

秋风,秋雨,秋叶。霜冷露重,秋水凉凉。我做不到“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的洒脱,哀哀的心底,落满伤悲。“平日多恨,新秋偏易悲。”悲的不是秋,悲的是心境。

踏着秋风,走向田野。不问来处,也不问归途。路过一处荷塘,垂柳依依,湖水荡漾。有野鸭从湖面掠过,激起涟漪阵阵。留得残荷听雨声,惊扰了谁的旧梦。

行走在秋天的原野,是天高地远的辽阔,大朵大朵的白云在游移。西去的斜阳静穆,风送秋天的微凉,湖岸边的狗尾草在风中摇曳。“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长天一色,与山川共秋水。

恍惚,我看到了夏日里的恋恋难舍;恍惚,我看到了秋日里的窃窃私语;又恍惚,我看到了冬日里的一丝怅惘。拈一枚秋叶,将往事镌刻。枝头,蝉鸣不已,声声凄切。

忆及昨日与母亲的闲话,说起立秋之事。母亲说今年是“母秋”,母亲的话总是有着道理。人有公母,秋也分公母。以前不知,只是我的孤陋寡闻罢了。杨杏佛在他的《金陵十记》里曾写道:“单日公秋,双日母秋。”古语有云:“公秋扇子丢,母秋熟死牛。”问及母亲,果然是。

母亲对于节气,再熟悉不过,俗语俚语,随口道来。前几天还在念叨,“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中间种绿豆。”一晃,又已到了秋天。季节不等人,人也不等人。

夜色微澜,推开心窗。任秋风吹散烦恼,任时光充满青苔。一杯清茶,一缕思绪,携着三分闲情,我与秋夜共私语。

逐梦与风景

黎家盛

在尘世的浪潮中辗转,喧嚣如影,缠绕步履。喧嚣的心啊,似秋水上空的萍,在浮光中起落,在风波里飘转。

追逐着,那名为价值的萤火,喂养着,心底不灭的渴求。这原是人间古老的歌谣,谁又能轻易,挣脱它的韵脚?

只要不越过道德的深谷,不袭法道义的白雪,不触碰法律铸就的围栏,一切渴望,都值得被温柔相待。

你看,有人如陀螺般不息,忙碌是生命唯一的注脚。待摘尽星辰,暮色已沉,回首处,春山已空,蔷薇已老。

而还有一些人,知晓流光易逝,明月难驻。奔跑时仍记得仰望云彩,让风穿过指间,容目光落下肩膀。以行走的姿态,与万物相认,在途中,遇见自己。

我们皆在人间行路,或疾行,或缓步。但请记得——梦的尽头并非终点,沿途的千山万水,皆是我们未及轻抚的相逢。

(未完待续)

幸福的秘诀

王翠芳

人间冷暖

中的活儿,思忖道:“得有十几年喽。十几年前一场车祸夺去了俺一条腿,种地就开始困难了。俺就从老家来了城里,刚来那会儿,啥都不会,就学了这修鞋的手艺,寻思着靠这个也能养活自己。”我又问他每天这样坐着修鞋,累不累。他憨厚地笑起来,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齿:“累肯定累,但心里踏实。每天能修好几双鞋,看着人家穿着修好的鞋满意地走了,我这一天就挺有成就感。”他不与别人攀比,专注于手中的每一双鞋,用心去修补,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解决问题。每一次完成一双鞋的修理,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小小的成就,这些小小的成就汇聚起来,便构成了他生活中连绵的幸福。

邻居张奶奶是个孤寡老人,但她的生活却充满了生机。她在自家的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每天清晨,她都会精心地给这些花草浇水、施肥、修剪枝叶。每次看到那些盛开的花朵,张奶奶的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一次,我去张奶奶家串门,她兴奋地拉着我去看她种的花,一边介绍一边说:“这些花啊,就是我的宝贝。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开花,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张奶奶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老伴也过世了,她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些花草上,从它们的生长变化中体会到生命的力量和美好,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和幸福。

幸福,其实并不复杂。它就藏在平凡的日子里,藏在微小的快乐里。看过一句话:幸福的秘诀是——当你拥有苹果时,只在意这个苹果。当我们不再盲目地追求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用心去经营当下的生活,用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就会发现,幸福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从未走远。

等待的间隙,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问他:“大爷,您每天这么辛苦,觉得幸福吗?”大爷微微一笑,随即爽朗地笑了起来:“咋不幸福嘞?你看,每天能给孩子带点快乐,我心里就舒坦。再说说,我这身子骨还硬朗,能靠自己的手艺挣点钱,多好啊!”他没有被过多的欲望所束缚,而是专注于眼前的小美好——孩子们吃红薯时的快乐神情,自己身体健康能够自食其力。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点滴,在他心中却是无比珍贵的幸福源泉。

小区门口新开了个修鞋摊,摊主是位大哥,瘦高个儿,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他的修鞋摊不大,工具摆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一把有些破旧的藤椅。

我有一双很喜欢的皮鞋开裂了,便拿到这儿来修。大哥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破损处,一边看一边念叨:“这鞋质量不错,修修还能穿很久呢。”说着,便熟练地拿起工具开始修补。

等待的间隙,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问他修鞋多久了,他停下手

离小区不远,有一家小小的馄饨店。店面不大,招牌也不显眼,但每天清晨,店里都会飘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吸引着附近的居民和过往的行人。这家店的老板,女则负责招呼客人,男人负责下厨,女人则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配合默契,日子过得平淡却又充满滋味。

我常去那家馄饨店吃早餐。有一次,店里客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找了个位置坐下。正等着馄饨上桌的时候,听到旁边一位常客对老板说:“你们这小日子过得真幸福啊,每天一起开店,一起忙碌。”老板一边熟练地包着馄饨,一边笑着说:“我也觉得很幸福呢,一家人齐心协力,把这店开好,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好,我们很满足。”

几年前,这对夫妻所在的工厂倒闭,两个人开起了这家馄饨店。每天早起准备食材,精心包好每一个馄饨,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客人,在这琐碎的日常中,他们从每一个微小的瞬间中汲取幸福的养分,也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小市场边上,卖烤红薯的大爷又开始出摊了。他的摊位很简单,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面放着个烤炉,炉里的红薯散发着诱人的香甜气息。

听说大爷快八十岁了,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皱纹,笑起来却像个孩子。每天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在那里,熟练地打开烤炉,把一个个红薯摆放好。我经常看到,一些放学的孩子,拉着家长的手,迫不及待地奔向大爷的摊位。“爷爷,我要一个最大的红薯!”孩子们清脆的声音充满了期待。大爷总会乐呵呵地挑选一个,递过去说:“小心烫,慢慢吃哈。”看着孩子们满足的模样,大爷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一回,我买红薯时和大爷聊

了起来。我问他:“大爷,您每天这么辛苦,觉得幸福吗?”大爷微微一愣,随即爽朗地笑了起来:“咋不幸福嘞?你看,每天能给孩子带点快乐,我心里就舒坦。再说说,我这身子骨还硬朗,能靠自己的手艺挣点钱,多好啊!”他没有被过多的欲望所束缚,而是专注于眼前的小美好——孩子们吃红薯时的快乐神情,自己身体健康能够自食其力。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点滴,在他心中却是无比珍贵的幸福源泉。

小区门口新开了个修鞋摊,摊主是位大哥,瘦高个儿,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他的修鞋摊不大,工具摆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一把有些破旧的藤椅。

我有一双很喜欢的皮鞋开裂了,便拿到这儿来修。大哥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破损处,一边看一边念叨:“这鞋质量不错,修修还能穿很久呢。”说着,便熟练地拿起工具开始修补。

等待的间隙,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问他修鞋多久了,他停下手

了起来。我问他:“大爷,您每天这么辛苦,觉得幸福吗?”大爷微微一愣,随即爽朗地笑了起来:“咋不幸福嘞?你看,每天能给孩子带点快乐,我心里就舒坦。再说说,我这身子骨还硬朗,能靠自己的手艺挣点钱,多好啊!”他没有被过多的欲望所束缚,而是专注于眼前的小美好——孩子们吃红薯时的快乐神情,自己身体健康能够自食其力。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点滴,在他心中却是无比珍贵的幸福源泉。

小区门口新开了个修鞋摊,摊主是位大哥,瘦高个儿,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他的修鞋摊不大,工具摆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一把有些破旧的藤椅。

我有一双很喜欢的皮鞋开裂了,便拿到这儿来修。大哥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破损处,一边看一边念叨:“这鞋质量不错,修修还能穿很久呢。”说着,便熟练地拿起工具开始修补。

流泄在银幕的光影

姚晓刚

流金岁月

信沟通,了解到电影《赵一曼》的诞生过程。

1950年,长影决定将赵一曼的故事搬上银幕。编剧于敏将赵一曼的革命斗争与个人情感交织在一起。影片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赵一曼穿着不同款式的鞋子——小圆口青布鞋、黄埔军校军鞋、塞有乌拉草的冬鞋,这些鞋子见证了她在家乡的少女到军校学员,再到东北抗联女政委的人生轨迹。导演沙蒙通过这些细节,将一个鲜活革命者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1950年条件所限只能拍黑白胶片,现在看来却强化了历史厚重感。

电影从1931年上海照相馆切入。怀抱宁儿的年轻母亲李坤泰(赵一曼本名)对着镜头微笑,浑然不知这是母子人生的最后告别。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宜宾。五四运动后,她毅然走出深宅大院,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成为早期少数的女学员之一。1927年,她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与湖南人陈达邦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妻。1928年冬奉命回国,次年生下儿子,取乳名“宁儿”。

1935年11月,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日军对她施以各种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赵一曼忍着剧痛怒斥日军侵华罪行。影片中那个日本兵用烧红的烙铁按在赵一曼身上的镜头,正是对这段历史真实再现。敌人见她宁死不屈,又使用马鞭狠戳其腿伤,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几次昏死过去,但每次醒来依然坚贞不屈,只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1936年8月1日,日军决定将赵一曼押回她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死亡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儿子宁儿写下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次日,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

影片公映后迅速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被银幕上的赵一曼感动得潸然泪下,而石联星凭借对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荣获1950年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女演员。

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塑造女性革命英雄影片,《赵一曼》不仅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此后几十年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叙事范式: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展现英雄壮举的同时,也不回避英雄的常人情感,使英雄形象既有神性的光辉,又不失人性的温暖。

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在四川泸州观看电影《赵一曼》时,才惊觉银幕上的女英雄与失踪二十多年的妹妹李坤泰如此相似,由此揭开赵一曼的真实身份。

1954年的东北烈士纪念馆,25岁的陈掖贤站在母亲遗书前,颤抖着抄写那些浸透血泪的字句。然而,陈掖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最终在1980年代自杀。一个英雄的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也间接导致儿子未能善终。这种命运的延续,是英雄叙事中少有人提及的暗面,却更真实地揭示了战争与革命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

赵一曼与陈掖贤的母子,是一曲跨越时空的悲歌。是赵一曼英雄叙事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也提醒我们,在铭记英雄的同时,不应忘记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摧残,对心灵的深深伤害。

韩志君老师微信发来一段文字:《赵一曼》电影是一首激昂悲壮的史诗。流泄在银幕的光影,是沉重的真实:胶片上每一格人影,是有血有肉、在白山黑土抗争侵略者不屈的英灵。它的精神,在这块黑土地深深地扎下坚韧的根,长出蓬勃的芽。

是的,至今我清晰地记得。81年除夕,北大荒的雪原在暮色中延展成无垠的苍白,放映机投射的光束刺破雪夜,将赵一曼真实展现在幕布上——放映机转动声里,我真切听到,那让心灵为之震撼甚至颤抖的呼喊:“你可以自豪地告诉所有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

儿时,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电影了。为看一场电影伙伴们会从堰下追到堰上,十多个白鹿堰沟沟坎坎,哪能挡住一群少年追寻快乐脚步。年龄长了,可能是心思沉了,或许是欲望多了,感知快乐的脉弦却迟了、钝了。成年的一罐蜂蜜,吃不出孩童一块糖的甜美。当然,这不是本文中之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8岁的我,从大西北黄土塬坐着闷罐车“咣当咣当”了七天七夜,到祖国东北的雪域边陲。经过队列操练、卧雪匍匐、实弹射击,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被分配到团部,成了一名放映员。人生是风翻的书,当年黄土塬追着放映机跑的少年,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样的美景。从此我与电影有了段不解之缘。

一台16毫米的老式放映机,放映组长杨占文边操作边教我。检片、架机、放映。我看着电影投射到宿舍墙上,有电视屏那么小。第二天连放映,组长坐旁边我执机。要说,部队是熔炉,青春石块扔进去,出来不是钢也是能打钉的铁。第一次放映我有点慌乱,扔银幕挂绳不是扔偏就是扔空,连队老兵要帮我,却被放映组长制止了。我扔了七八次,终将绳子扔到了门字形的横木上。接着拉绳头升起银幕,布线、架机,当一束光影在银幕上流泻而出,满头大汗的我,看到光影映亮的银幕前,一个连队的官兵一双双快乐的眼眸……

团里有五个连队,我每周去师部取一次片,每个连队放映一次。遇到喜欢的电影,我会在检片时往墙上放小电影。我对放映员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检片。取回的胶片,铁盒上贴有它的身份标签:片名、生产日期、等级等。等级指的是胶片新旧程度。我们部队地处大兴安岭腹地,胶片从大城市流转到这里多是明日黄花。所以,检片特别重要。检片也是倒片,右手摇着卷片摇柄,左手食指拇指轻轻捏在胶片边缘,飞转的胶片,在两指间划过,有一点点疼痛感,这是为了检出裂痕。当手指突然感知出异样时,便停下检查,是旧接口的放过,如是新的撕裂口,哪怕再轻微也要像医生手术割除病灶一样果断剪掉。不然,在放映时,剪断后的胶片,要对着画面刮掉感光层,在片基上涂上胶水粘接住。

当了两年放映员,几乎天天看电影,一个片子至少看五遍,逢年过节还要去驻地乡镇、林场放映,常常是团长或政委带着。印象最深的是81年除夕,我们到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场放映。大雪封住了进山的路,林场出动了推土机在前面开路。雪原很冷,我脚穿着大头鞋,还冻得生疼,林场一位老伯抱着乌拉草围在我鞋四周。在林场一晚转场四处,最后一场,投射在银幕上的光被东方的晨曦淹没了,几乎看不到影像了。放完电影,坐在饭桌上,没开口吃我便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天,放映的影片是《赵一曼》。

四十多年近半个世纪,往事犹如沉入长河的一粒金沙。直到两个月前,一位编辑约稿,写一篇抗战影视作品的散文。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81年除夕在林场放映的《赵一曼》。过往皆为序章,不知那段生活,无意间为你埋下一个伏笔。

我把这张斑蚀的底片投进记忆,却没有下笔。思考了两个月,期间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编剧韩志君微

红军旅馆

油画

林文生作



孤岛战旗红

李盛华

红色长篇短篇小说连载 70

(接上期)

为首的大个子“劳工”,用标准的英国皇家军礼向詹汉行致敬,还用英语向詹汉行说:“我叫詹森,英国皇家陆军少校,是在新加坡被日军俘虏,被押送到这个荒岛上做劳役的。我是这20名囚徒的临时长官。”

詹汉行抽出“伏波鞭”就地甩了一响,然后当宝物一样递给詹森欣赏,还半开玩笑说:“你叫詹森,我叫詹汉行,按照中国的说法,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哩。哈哈……”詹汉行的一句玩笑,顿时缓解了双方的紧张气氛。随后,汉行又把自己的英语用儋州话讲了一遍,指战员们听完哈哈大笑,觉得挺有意思。笑笑,但见陈月娥说:“汉行,你再告诉这个英国长官,这里不是什么荒岛。这里是中国最南端的宝岛——海南岛,是我们这些人的家园。我们在守卫家乡,解救他们,消灭日本法西斯!”

詹汉行立即把陈月娥的话,用英语向二十几个外国劳工说了一遍,只见他们不停地“Yes!Yes!(是,对对!)”并且纷纷向飒爽英姿的海岛女战士陈月娥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夸赞,表示钦佩。

詹汉行三思“伏波鞭”,叫战士们将外国“劳工”整队集合好,护送他们返回丛林营地乐美村。这时传令兵也报告说,发现岭下有三辆日军大卡车,正在足马力沿着公路向雅地碉堡高速行驶来了,估计是感到不妙前来增援的。

詹汉行哈哈大笑道:“他们来晚了,已经来不及啦,就等着到这里收尸吧!”按照原计划,二中队断后,防止并阻击日寇军车追上,又命令把十六具鬼子尸体抬到卡车上,并交代报务长陈水航说,“你就按照月娥说的,在卡车和半截子碉堡里多放些炸药,一送鬼子上西天,二让岭下昌江县城的老百姓都能好好地看看热闹,再让下边的追来的鬼子知道,海南的铁矿是海南人的,不是他们家的东西!让他们赶快滚回去吧!”

乐美村依山傍水,是个美丽幽静的小山村。村子里有二十多户黎苗族同胞,性格淳朴,尤其见到外来人,更是跑前跑后热情有加。几年抗战,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詹汉行他们难得生擒过日军的俘虏。这一次,从日军手里解救出来的二十多名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外国人,村民们就误以为这就是

臭名昭著的“鬼子”。老百姓围着外国人稀奇看热闹,拽拽这个的黄头发,踢踢那个的屁股,还有胆大的伸手摸摸白人发达的胸毛,说“山猪,果子狸,长毛兔……”还有放牛崽举着鞭子向洋人示威,以发泄久欠积蓄的仇恨。但一些小伙子看到这些人是高鼻子蓝眼睛,真以为是公仔连环画里画的妖魔鬼怪,吓得反而捂住自己的双眼不敢看,以为是见到了山鬼恶魔。战士们给村民们解释,说这是自己人,也是打日本人的,山里人就更是觉得新奇。詹汉行用英语给那些外国人解释着:不要怕,老乡们没有恶意……是老百姓搞错了,误以为你们就是日本鬼子……他们现在知道了,你们也是我们自己人……

略显紧张的外国劳工,这才耸着肩摊开手表示释然欣然。然后故意瞪圆了蓝眼睛,咧着黄胡须下的白牙红嘴,吓唬山村里的小妮子。

中外军人和黎苗族百姓嬉笑颜开!陈月娥问汉行:“给他们穿刚缴获的日本军服,他们全都扔到一边。”詹汉行连忙说:“那就找找老百姓,看那些花花绿绿黎锦做的黎裙黎褂,他们喜不喜欢。”

黎人头领叫女人们拿来了黎族箭筒、刺绣坎肩,洋人个子高大,根本就套不进去。又拿来黎族入逢年过节或在三月三才能穿戴的崭新的黎锦大褂和披风,外国人随便系在身上,却是满心欢喜,高兴得“唧唧啊啊”大叫大笑,还互相追逐打闹,非常开心。

宿营地一下来了这么多人高马大的“洋战友”,每件事都让月娥犯了难。给他们吃什么呢?如果和琼纵战士们一样,一人一碗番薯块煮稀粥,等他们回到自己本国,说出过去多不好。月娥对汉行说出了顾虑,詹汉行马上就说:“那当然不能亏待他们,还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詹汉行对陈月娥和陈水航说,

(未完待续)